

鶴林玉露補遺

一



中華書局

鶴林玉露

補遺

一

羅大經撰

鶴林玉露序

余閒居無營。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。或欣然會心。或慨然興懷。輒命童子筆之。久而成編。目曰鶴林玉露。蓋清談玉露。蕃杜少陵之句云爾。

廬陵羅大經景綸序。

鶴林玉露

此據稗海本排印
初編各叢書僅有
此本

鶴林玉露卷之一

宋 廬陵 羅大經

朱文公告陳同父云。真正大英雄人。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。做將出來。若是氣血粗豪。却一點使不善也。此論於同父。可謂頂門上一針矣。余觀大禹不矜不伐。恐夫恐婦。皆謂一能勝于。而鑿龍門。排伊闕。明德美功。被千萬世。周公不驕不吝。勞謙下士。而東征三年。赤鳥几几。履歷歷變。卒安周室。孔子恂恂於鄉黨。在宗廟朝廷。似不能言者。而却萊夷。墮三都。誅少正卯。便有一變至道氣象。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。後世之士。殘忍尅核。能聚斂。能殺戮者。則謂之有才。鬧隣罵坐。無忌憚。無顧藉者。則謂之有氣。計利就便。善捭闔。善傾覆者。則謂之有智。一旦臨利害得喪。死生禍福之際。鮮有不顛沛錯亂。震懼阻越。而失其守者。况望其立大節。弭大變。撐拄乾坤。昭洗日月乎。此無他。任其氣稟之偏。安其識見之陋。驕恣傲誕。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。

孫何帥錢塘。柳耆卿作望江湖詞贈之云。東南形勝。三吳都會。錢塘自古繁華。煙柳畫橋。風簾翠幕。參差十萬人家。雲樹繞隄沙。怒濤卷霜雪。天塹無涯。市列珠璣。戶盈羅綺。競豪奢。重湖疊巘清佳。有三秋桂子。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。菱歌泛夜。嬉嬉釣叟蓮娃。千騎擁高牙。乘醉聽簫鼓。吟賞煙霞。異日圖將好景。歸去鳳池誇。此詞流播。金主亮聞歌。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。十里荷花。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近時謝處

厚詩云。誰把杭州曲子謳。荷花十里桂三秋。那知卉木無情物。牽動長江萬里愁。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。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。未足恨也。至於荷艷桂香。粧點湖山之清麗。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。遂忘中原。是則深可恨耳。因和其詩云。殺胡快劍是清謳。牛渚依然一片秋。却恨荷花留玉輦。竟忘煙柳汴宮愁。

楚辭云。餐秋鞠之落英。釋者云。落。始也。如詩訪落之落。謂初英也。古人言語多如此。故以亂爲治。以臭爲香。以擾爲馴。以慊爲足。以特爲匹。以原爲再。以落爲萌。

岳陽有酒香山。相傳古有仙酒。飲者不死。漢武帝得之。東方朔竊飲焉。帝怒。欲誅之。方朔曰。陛下殺臣。臣亦不死。臣死。酒亦不驗。遂得免。方朔數語。圓轉簡明。意其竊飲以發此論。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。

宋高宗嘗問張魏公。卿兒想甚長成。魏公對曰。臣子枋。年十四。脫然可與語。聖人之道。及隆興初。張魏公督師。南軒以內機入奏。引見于德壽宮。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。又問卿幾歲。對曰。臣年三十一。又問卿母安否。對曰。久失所恃。上愀然久之。曰。朕記卿父再娶時。以無繼嗣。曾來商量。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。今次方得見卿。朕與卿父。義則君臣。情同骨肉。卿行奏來。有香茶與卿父爲信。烏乎。君臣相與。其恩意乃至是哉。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。不滿於魏公。至有寧失天下。不用張浚之言。殆不然也。

杜陵病枌詩曰。猶含棟梁具。無復霄漢志。良工古昔少。識者出涕淚。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。又曰。種榆水中央。成長何容易。截承金露盤。裊裊不自畏。言少不更事之人。無所涵養。而驟膺拔擢。以當重任。

力綿才腐。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。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。篙工密逞巧。氣若酣杯酒。歌謳互激烈。回幹明授受。善知應觸類。各藉穎脫手。古來經濟才。何事獨罕有。蓋嘆舟人操舟尙有妙手。而整頓乾坤。獨未見妙手也。方天寶間。杜陵少壯之時。雖亂離瘼矣。而人才尙多。故洗兵馬行曰。成王功大心轉小。郭相謀深古來少。司徒清鑒懸明鏡。尙書氣與秋天杳。二三豪俊爲時出。整頓乾坤濟時了。又云。張公一生江海客。身長九尺鬚眉蒼。徵起適遇風雲會。扶顛始知籌策良。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。尙有人也。及杜陵晚歲。八哀之詩。旣作。則一時豪傑。或老或死。而後來者未有其人。此病枵種榆之歎。舟師妙手之歎。意益婉而詞益哀。烏乎。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。本朝元豐間。洛陽諸老爲耆英會。圖形賦詩。一時誇爲盛事。而識者悲之曰。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。至是而皆老矣。升降消長之會。過此甚可畏也。時林行已曰。天將祚其國。必祚其國之君子。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。則知其國之盛。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。則知其國之衰。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。則知其爲太平之象。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。則知其爲衰亂之時。又曰。天將使建中爲崇寧。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。天將使宣和爲靖康。則不使劉、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。皆至論也。

詩家用遮莫字。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。故杜陵詩云。已判野鶴如雙鬢。遮莫隣雞下五更。言鬢如野鶴。已判老矣。儘教隣雞下五更。日月逾邁。不復惜也。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。誤矣。

洛陽人謂牡丹爲花。成都人謂海棠爲花。尊貴之也。亦如稱歐陽公。司馬公之類。不復指其名字稱號。然

必其品格超絕。始可當此。不然。則進而君公。退而爾汝者多矣。

衛靈公與夫人夜坐。聞車聲。轡轡至闕而止。過闕復有聲。公問夫人曰。知此爲誰。夫人曰。此蘧伯玉也。公曰。何以知之。夫人曰。妾聞禮下公門。式路馬。所以廣敬也。夫忠臣與孝子。不爲昭昭信節。不爲冥冥墮行。蘧伯玉。衛之賢大夫也。仁而有智。敬於事上。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。是以知之。公使人視之。果伯玉也。中庸曰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。其惟人之所不見乎。伯玉可謂眞君子矣。細考論語。夫子所與友者。僅見伯玉一人。使人於夫子。而夫子問其起居。則金石交情。可以略見。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。宜夫子樂與之交也。夫人卽南子也。南子有淫行。然觀其所言。醇粹正大。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。且知伯玉之賢。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。何其明也。適知以衛靈之無道。南子之淫。奚而不喪者。非止仲叔圉。祝鮀。王孫賈輩之功而已。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。蓋以見識議論如此。倘能改行。或者尙可輔衛靈公。以有爲。子路不說。是未知夫子之心也。然南子知賢者。不爲冥冥墮行。而卒不能回光內照。改其淫佚。靈公因南子之言。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。然卒不授之以政。信乎。知善非難。行善爲難。知賢非難。用賢爲難也。

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。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。流落今如許。我亦三生杜牧。爲秋娘着句。先自多愁多感慨。更值江南春暮。君看取。落花飛絮。也有吹來穿繡幌。有因風飄墮。隨塵土。人世事。總無據。佳人命薄。君休訴。若說與英雄心事。一生更苦。且盡尊前今日意。休記綠牕眉嫵。但春到兒家庭戶。幽恨一簾。

煙月曉。恐明年鴈亦無尋處。渾欲倩鶯留住。此詞淒婉頓挫。不減古作者。南史。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。人生如樹花同發。隨風而散。或拂簾幌。落茵席之上。或關籬牆。落糞溷之中。墜茵席者。殿下是也。落糞溷者。下官是也。此詞前闕。蓋祖此說。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。尤工於詩。有江頭吟云。兒時盛氣高於山。不信壯士有饑寒。如今一杯零落酒。風雨蝕盡征袍單。側立崑奴面鐵色。楚客不言未吹笛。關山有月無人聲。自是江頭渚花發。渚花春少未得妍。疑立青山圍水天。杜鵑故態不識事。盡情叫入青楓煙。壯士未握邊頭槊。旋頭如月幾時落。如今世界不愛賢。看取青峯白雲角。烏乎一歌兮歌已怨。壺中無酒可續嚙。蓋模擬少陵之作。詞旨清婉可愛。

嶺南人以檳榔代茶。且謂可以禦瘴。余始至。不能食。久之。亦能稍稍。居歲餘。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。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。一曰醒能使之醉。蓋每食之。則熏然頰赤。若飲酒然。東坡所謂紅潮登頰。醉檳榔者是也。二曰醉能使之醒。蓋酒後嚼之。則寬氣下疾。餘醒頓解。三曰飢能使之飽。蓋飢而食之。則充然氣盛。若有飽意。四曰飽能使之飢。蓋食後食之。則飲食消化。不至停積。嘗舉似於西堂先生。范旂叟曰。子可謂檳榔舉主矣。然子知其功。未知其德。檳榔賦性疏通。而不洩氣。臭味嚴正。而有餘甘。有是德。故有是功也。

曲端在陝西。甚有威望。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。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。端擊敗之。至白店原。又大敗之。撒離曷乘高望師。懼而號哭。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。後以端恃功驕恣。廢不用。又懼其得

士心。竟殺之。自端之死。衆心稍離。金人再戰于富平。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。婁室知端已死。撫掌笑曰。何給我也。於是盡銳力攻。我師敗績。自是陝西非我有矣。宋淳熙間。高廟配享洪景廬。舉此爲魏公罪。迄不得侑食。昔孔明斬馬謖。已爲失計。魏公襲其事。幾於自壞萬里長城。至於詐張端旗。尤爲拙謀。徒足以召敵人之笑。沮我師之氣耳。端亦知書。嘗作詩云。破碎山河不足論。幾時重到渭南村。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。先尋水竹渭南村。卽此事也。

市璞寶燕石。煮簣食蜚蜚。識者少也。

孟子言求放心。而康節邵子曰。心要能放。二者天淵懸絕。蓋放心者。自放也。心放者。吾能放也。放心者。如雞豚出於埘欄。不求則不得。心放者。如鷹隼翔於雲霄。而條鑑固在吾手也。衆人之心易放。聖賢之心能放。易放者流蕩。能放者開闊。流蕩者失其本心。開闊者全其本心。

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。作德日休。爲善最樂。摘經史語。混然天成。可置座右。

周禮註。六穀。稌、黍、稷、粱、麥、苽。六清水。漿、醴、醕。音音酏。七菹。韭、菁、茆、芹、蒹、筍。六獸。麋、鹿、熊、麕、野豕、兔。六禽。鴈、鶉、鷄、鳩、鵠、五藥。艸、木、蟲、石、穀。

陸象山少年時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。如是者累日。碁工曰。官人日日來看。必是高手。願求教一局。象山曰。未也。三日後却來。乃買碁局一副。歸而懸之室中。臥而仰視之者兩日。忽悟曰。此河圖數也。遂往與碁工對。碁工連負二局。乃起謝曰。某是臨安第一手碁。凡來着者。皆饒一先。今官人之碁。反饒得某一先。

天下無敵手矣。象山笑而去。其聰明過人如此。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。嘗與包敏道書云。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。今年反出春弟之下。近旬日棋又甚進。春弟又少不逮矣。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。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。乙巳葬。纔七日耳。與竊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。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。此殆文帝之顧命也。雖未合中道。見亦卓矣。文帝此等見解。皆自黃老中來。

歐陽公問一僧曰。古之高僧。有去來翛然者。何。今世之鮮也。僧曰。古人念念在定慧。臨終安得而亂。今人念念在散亂。臨終安得而定。公深然之。此說却是正理。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。皆是平日講貫得明。操守得定。涵養得熟。視生死如晝夜。故能如此不亂。靜春先生劉子澄。朱文公高弟也。病革。周益公推之曰。子澄澄其慮。靜春開目微視曰。無慮何澄。言訖而逝。

或問杜陵詩云。日月籠中鳥。乾坤水上萍。何也。余曰。此嘆之詞耳。蓋拘束以度日月。若鳥在籠中。漂泛於乾坤間。若萍浮水上。本是形容淒涼之意。乃翻作壯麗之語。東坡雪詩。凍合玉樓寒起粟。光搖銀海眩生花。亦此類。

文章一小技。於道未爲尊。此論後世之文也。文者。貫道之器。此論古人之文也。天以雲漢星斗爲文。地以山川艸木爲文。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。古人之文似之。巧女之刺綉。雖精妙絢爛。纔可入目。初無補於實用。後世之文似之。

尹檣。字少稷。博學工文。杜門讀書。不汲汲於仕進。諸公薦之。與陸務觀同賜出身。少稷言行有法。又通世

務時論翕然歸重。嘗論減年賞。當與實歷對使。孝宗用其說。至今行之。後乃附麗湯思退。力排張魏公。以是除諫議。公論始薄之。厥後貶嶺南累年。蒙恩北歸。周益公素與之善。便道來訪。謂益公曰。某三十年閉戶讀書。養得少名望。思之不審。所得於彼者幾何。而破壞掃地。雖悔何及。悵然者久之。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。

張文潛作陳湯論。末云。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。下令曰。有能得秦王者。寡人與之國。大夫皆諫曰。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。韓王笑曰。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。是賞有再乎。且得秦王矣。寡人其憂無國哉。一本云。昔者魏國患河。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。趙魏王大喜。賞其臣以十縣。其相諫曰。守邊而徙河。犯官也。從而賞之。王之臣無守職者矣。魏王笑曰。子憂過矣。有功於魏者。有比於徙河者乎。魏無二河。則徙河之賞無再也。二事皆切。而徙河之事尤勝。蓋徙河犯官。有矯制之意。

世傳呂洞賓。唐進士也。詣京師應舉。遇鍾離翁于岳陽。授以仙訣。遂不復之京師。今岳陽飛吟亭。是其處也。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。覓官千里赴神京。鍾老相傳蓋便傾。未必無心唐事棄。金丹一粒誤先生。余酷愛其旨趣。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。

四方以西爲尊。王者之廟。太祖坐西。所謂正。太祖東向之位是也。三昭則坐北面南。故謂之昭。明也。向南面之明也。三穆則坐南面北。故謂之穆。穆。幽也。向北面之幽也。今朝廷之上。羣臣皆自東階而升。不敢升自西階。非特嫌若賓主敵體。亦以西爲尊也。班孟堅西都賦曰。左墀右平。左。東也。東則爲城。若世

所謂澁道。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。右西也。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。凡賓主之席。主東而賓西。亦所以尊賓也。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。故禮客降一等。則就主人之階。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。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。主人辭客乃復位。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。

唐狄昌詩云。馬嵬煙柳正依依。重見變興幸蜀歸。泉下阿蠻應有語。這回休更罪楊妃。杜陵詩云。朝廷雖無幽王禍。得不哀痛塵再蒙。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。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。正相似也。今無妃子孽矣。而變興乃再蒙塵。何哉。此其胎變稔禍。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。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。詩意與狄昌同。而其惻怛規戒。涵蓄不露。則大有逕庭矣。

自大舜稱禹。不過勤儉兩字。況下於禹者。可以不勤不儉乎。余嘗論儉有四益。勤亦有三益。蓋民生在勤。勤則不匱。一夫不耕。必受其饑。一婦不蠶。必受其寒。是勤可以免饑寒也。農民晝則力作。夜則頽然甘寢。故非心淫念。無從而生。晉公父文伯之母曰。齊土之民。莫不向義。勞也。淵明詩曰。田家豈不苦。弗獲辭此難。四體誠乃疲。而無異患。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。戶樞不蠹。流水不腐。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。必歸之無逸。呂成公釋之曰。主靜則悠遠博厚。自強則堅實精明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。是勤可以致壽考也。

何斯舉云。壬寅正月。雨雪連旬。忽爾開霽。閨里翁媼相呼賀曰。黃綿襖子出矣。因作歌以紀之。此名甚新。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。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。范叔綈袍暖一身。大裘只蓋洛陽人。九州四海黃綿

襖。誰似天公賜與均。白樂天詩云。安得大裘長萬丈。與君都蓋洛陽人。

渡江初。呂元直爲相。堂廚每廳日食四千。至秦會之當國。每食折四十餘千。執政有差。於是始不會食。胡明仲侍郎曰。雖欲伴食。不可得矣。

鶴林玉露卷之二

葉水心曰。國初宰相權重。臺諫侍從。莫敢議已。至韓琦。范仲淹。始空賢者而爭之。天下議論。相因而起。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。雖賢否邪正不同。要爲以下攻上。爲名節地可也。而未知爲國家計也。然韓范旣以此取勝。及其自用事。臺諫侍從。方襲其迹。朝廷每有一事。則是非鋒起。譁然不安。昔鄭子孔爲載書。諸司門子弗順。將殺之。子產止之。又請爲之焚書。子孔不可。子產以爲衆怒難犯。專欲難成。迄焚而後定。然及子產自爲相。却不知此。直云禮義不愆。何恤人言。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。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。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。至如歐陽修。先爲諫官。後爲侍從。尤好立論。士之有言者。皆依以爲重。遂以成俗。及濮園議起。未知是非所在。而傾國之人。回戈向之。平日盛美。一朝墜損。善人君子。化爲仇敵。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。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。水心之論如此。余謂國初相權之重。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。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。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。眞社稷臣矣。雷德驥何人。乃敢議之。宜藝祖之震怒也。乃若持盈守成之時。則權不可以自重。亦不可以過重。東坡所謂姦臣之始。以臺諫折之而有餘。及其旣成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則臺諫侍從之敢言。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。豈反因此而勢輕哉。水心之說。蓋張方平之遺論也。方平之論。前輩固已深闢之矣。范公當國不久。韓公當國時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。然韓公包容聽受。無幾微見於顏面。常朝一不押班。王

陶至便指爲跋扈。而公亦無愠色。蓋已爲侍從臺諫。則能攻宰相之失。已爲宰相。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。此正無意無我。人已一視之道。實賢人君子之盛德。亦國家之美事也。豈有己則能攻人。而人則不欲其攻己哉。諺云。喫拳何似打拳時。此言雖鄙。實爲至論。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。最號敢言。及爲執政。主濮園稱親子議。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。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。執之愈堅。辯之愈激。此則歐公之過也。公自著濮議兩篇。其間有曰。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。猶足取美名。是時聖德恭儉。舉動無差。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。未有事可以去者。惟濮議未定。乃曰。此好題目。所謂奇貨不可失也。於是相與力言。歐公此論。卻欠反思。若如此。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。每事爭辯。豈亦是貪美名。求奇貨。尋好題目耶。余嘗作濮議詩云。濮園議起沸烏臺。傳語歐公莫怨猜。須記上坡持橐日。也曾尋探好題來。告命自九品而上。角軸二等。以大小別之。此其卑也。染牙以爲經。凡五等。陞朝歷數而上也。而穗艸爲尊。錦幪其端。凡四等。而細毳之錦配穗草。告身皆制綾爲之。玳瑁軸。素繪二等。而繪爲尊。告身五綵。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。其小異者。錦之紅綠耳。犀軸亦二等。藻繪雖同。而大小有別。三品通用也。絲囊如玳瑁。而錦幪又不同。告身亦如之。而加以金縷。此人臣一品之極也。宮掖之嚴。帝姬之親。大略七等。鑄犀爲軸。琚玉以爲龍。告身五綵。絲囊幪首純紅。而繪如琚玉者最高。以近君也。犀軸絲囊爲最高。而繪皆雲鳳者次之。玳瑁者又次之。繪事如玳瑁。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。自此而下。三等皆紫絲法錦。雖有差次。始寢卑矣。宰相親王。贈封視紫絲高者。執政贈封視次者。其上四等。明有尊。不敢逼也。絲囊之

制以小鈴十繫之。按式名曰盼鐙。黃金塗金白金三等。外庭之繫。惟白金耳。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。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。合而陳之。二十有八等。品位愈高。則物采愈華。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。甚詳明。范曄作東漢史。爲方士立傳。如左慈之事。妖恠特甚。君子所不道。而乃大書特書之。何其陋也。曹子建辨道論曰。世有方士。吾王悉所招致。甘陵有甘始。廬江有左慈。陽城有郗儉。善辟穀。悉號數百歲。所以集之魏國者。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。行妖惡以惑民。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。求安期於邊海。釋金輅而顧雲輿。棄文驥而求飛龍哉。子建此論。其識過范曄遠矣。漢武帝刻意求仙。至以愛女妻方士。可謂顛倒之極。末年迺忽悔悟曰。世豈有仙者。節食服藥。差可少病耳。此論却甚確。近時劉潛夫詩云。但聞方士騰空去。不見童男入海回。無藥能令炎帝在。有人曾哭老聃來。

盧景亮言。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。則天下不難理矣。著論曰三足記。

范旂叟爲廣西憲。會僚屬小酌。曰。今日之集。非特不談風月。亦且不論文章。只說政疵民病。衆皆唯唯。余從容曰。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。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。則民吾同胞。物吾同與也。痒癢疾痛。舉切吾身。施之有政。當有本末先後。而民病庶乎有瘳矣。旂叟甚喜。不以爲忤。旂叟號西堂先生。開明練達。遇事如破竹。性剛介。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。在廣西歲餘。丐祠歸養親。發奏牘之日。卽出臺治。寓僧舍。不請俸給錢。將漕湖南。總所專人來索錢。在庭咆哮無禮。命杖而黥之。旣畢。上章自劾。乞歸田里。總所迄不敢害。朝廷爲頒召命。然竟卒於湖南。其將卒也。請僚屬入臥內。命吏取按牘來。據楊判結數事。旣畢。